

完整再现亚特兰蒂斯东方神话

天机

大西国揭秘

第二部 “上帝”来自西方

叶远 / 著

天机

大西国揭秘

第二部 “上帝”来自西方

叶 远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机：大西国揭秘. “上帝”来自西方 / 叶远著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58-1191-8

I. ①天… II. ①叶… III. ①世界史 - 古代史 - 文化史 - 普及读物 IV. ①K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2074号

天机：大西国揭秘 第二部 “上帝”来自西方

作 者：叶 远
出 品 人：徐 潜
策划编辑：魏鸿鸣
责任编辑：林 立 崔红亮
封面设计：周 源
责任审读：胡小英
营销总监：曹 庆
营销推广：王 静 万春生
责任印制：迈致红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20mm 1/16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21.25
书 号：ISBN 978-7-5158-1191-8
定 价：48.00元

服务热线：010-58301130
销售热线：010-58302813
地址邮编：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58302915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尼罗河的春天

- 1/1 跋涉沙漠的船队……/ 005
- 1/2 希罗多德的困惑……/ 025
- 1/3 “大房子”——法老的祖先……/ 030



第二章 万谜之谜——不朽的金字塔

- 2/1 王者之丘……/ 060
- 2/2 遥望昆仑……/ 077
- 2/3 地上的星图……/ 105
- 2/4 西天的守护神……/ 130



第三章 玄鸟的子孙

- 3/1 创世的印记……/ 145
- 3/2 太古遗风……/ 158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扶桑——大荒的日出

- 4/1 金星降世……/ 180
- 4/2 东方的地平线……/ 193
- 4/3 历法的玄机……/ 204



第五章 克隆的飞天羽蛇

- 5/1 祖龙初创……/ 221
- 5/2 玉米神的传人……/ 230
- 5/3 似曾相识燕归来……/ 236



第六章 天行健——四海之内

- 6/1 天之南……/ 253
- 6/2 赫拉克勒斯的子孙……/ 273
- 6/3 两河的黎明……/ 296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仰望天堂之眼——寻梦复活岛

7/1 碧海青天夜夜心……/ 313

7/2 问天之石人……/ 317

7/3 “有字天书”……/ 323

7/4 “人鸟”之祭……/ 327

天机：大西国 揭秘



第一章

尼罗河的春天

古埃及，一个横空出世于尼罗河谷的沙漠王国，一个以金字塔、象形文字、木乃伊以及神庙建筑等无数奇迹为代表的伟大文明，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言表的辉煌、震撼与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这个伟大的文明是如此无与伦比，又是如此不可思议：这个被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称为“尼罗河所赠予的礼物”并与尼罗河有关的文明，这个古埃及的法老文明，其最初的起源与真正的来历，即它的早王朝与古王国时期历史的诸多真相，至今仍然还是谜。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埃及学学者们数百年来所做的无数精心研究，还是一个个考古遗址先后被发掘并得以重见天日，所有这些成就，都还不足以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伟大文明的起源与来历是清晰的。甚至可以说，这个横空出世于尼罗河谷的伟大文明，它的进化史至今仍然是相当含糊不清与残缺不全的。

这一情况，早就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法国的历史学家勒南就曾说：“埃及没有经历过古代时期。”另一位史学家奥斯本说：“她像一朵最美丽的花朵，在我们面前迅速绽放。”而塞斯的说法更是充满着深情：“她突然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她的伟大无与伦比。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像是从天国中降落下来，没有任何进化过程，埃及究竟是从哪儿降落下来的呢？”英国的历史学家罗林森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在埃及，众所周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埃及早期曾经历过野蛮时期，所有权威人士一致赞同，埃及文明如此发达，无论我们追溯到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找不到埃及有任何野蛮或不文明的时代……”（上述引文均见《消逝的人类文明真相——亚特兰蒂斯》）

类似的说法，即对古埃及文明的来历深感困惑的，当然绝非仅此几例。而更多的说法中所提出的疑问与困惑，其指向目标，无疑均涉及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伟大的古埃及文明的灿烂之花，真是由尼罗河畔的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住民们完全凭自己的努力直接浇灌出来的吗？虽然现有的考古依

据可以证明，在史前的这块土地上，已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文明进化。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文明，它的横空出世却是如此的突然，又是如此的空前成熟与发达，甚至还拥有了建造金字塔这种其他文明根本无法企及的能力，实在是令人太不可思议了。

也许只有一个解释，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们是在“上帝”的帮助下，跨越了文明进程中的一切障碍，快速地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那么，这位（或这群）“上帝”是谁？他（或他们）又来自何处？面对这样的重大命题，似乎没有太多的人有勇气来作出回答。不过，在著名的伊德富（亦译作艾德福）神庙铭文中，的确就有着关于荷露斯及其追随者，曾远涉重洋来到史前尼罗河谷的明确而古老的文字记载。似乎可以证明：古埃及的知识精英层，显然对自己的文明祖先的来历，这一有关古埃及文明起源的重大命题是清楚而并无疑议的。

然而，尽管言之凿凿的神庙铭文，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与严肃性不容置疑，但历史信息的传递，总是难免被披上神话的外衣，因此，这种超乎人们认知的“神”的故事，不能被许多人所认可，也就不奇怪了。

但历史的档案记录也许可以失落，甚至会被误解或者扭曲。然而事实总是无法全部抹去，也是否认不了的。能够证明古埃及文明系外来的依据，显然远远不限于神庙铭文中的那些并不十分完整的神话内容。在尼罗河谷的这片蓝天白云之下，在这块由红、黑、黄交织而成的古老大地之上，其实还有着更多可以对伊德富神庙铭文内容的可信性作出判定，并可以对最终的历史真相作出证明所需的必要依据。而所有这些已为人所知或还不为人所知的依据的最终指向，无疑都与一个伟大而不朽的名字有关。这个名字就是或只能是——大西国……

1/1 跋涉沙漠的船队

水与火，不能相容，这是常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象征着火与水的沙漠与船队，居然成了我们对伊德富神庙铭文的内容，以及古埃及文明的来源于大西国——这个日月不落之国加以证明的第一个依据。

这个无可非议的依据，就出现在流沙千里的西方大沙漠，一个位于埃及南部境内靠近红海的哈姆玛玛特干谷之中（图1）。在这块荒无人烟，也许连石头都会被烈日烤焦的死寂世界里，以瑞士艺术史学家温克勒先生为首的科学家们却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长久以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存在于这块荒漠中的上百幅的船图岩画（图2）。这些船图的岩画，可不是一般游牧者的随意涂鸦之作。对于



图1 发现船图岩画的埃及东南部沙漠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沙漠中的游牧民族而言，蓝色的海洋与庞大的船队，与他们的生活何止是遥远与陌生。因此，完全有理由排除这些岩画上的船图出自游牧者的突发奇想的任何可能性。

这些船图岩画中，虽然无论是人物还是船只的线条刻画都显得较为简单与粗犷，但其价值所在是考古学与历史学，而非艺术与美学。而且虽经长年累月的风沙吹刮与太阳暴晒，竟然仍能如此清晰地被留存下来，不会不给人带来疑问与思考。

——“岩画的内容是什么？”

——“岩画创作于何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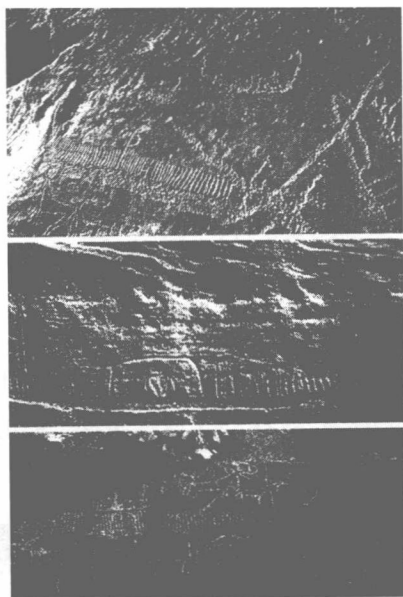


图2-1 沙漠船图岩画，图中的三艘船均为能载几十人的大船

上图中的大船上，有二位大人站立

中图的大船有“U”形船舱

下图的大船上、下方绘有许多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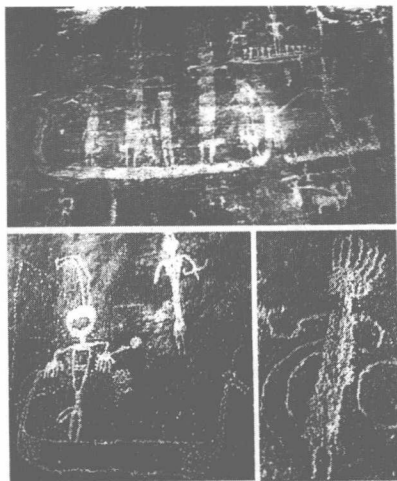


图2-2 沙漠船图岩画

图中舟船形制均为船首船尾高翘，有明显动物头状的平底方舟。图中人物系有羽有尾的蛮夷装束。右下图中头上有7根羽毛（其他人物都是二根羽毛）的人物值得关注，体现了“三首人”的形象，所谓“三首”应该为“一首而四面”，平面图画无法体现背后的一面，此人极有可能与上古神话中的“四面神”形象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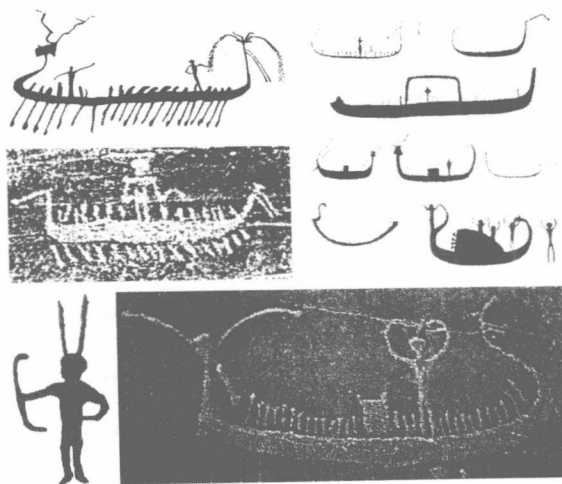


图2-3 沙漠船图岩画：图中的黑色舟船与人物均为岩画发现者温克勒先生的临摹

图上船形为动物头状，船上有方帆，首领站立其上

——“谁是这些岩画的真正作者？”

——“为什么要创作这些岩画？”

……

疑问也许还不止这些。但在这些疑问中，最容易回答的，或许就是岩画所蕴含的内容。只有对此作出正确理解，才会有助于其他疑问的解答。

对此，英国的戴维·罗尔先生曾作了认真的考察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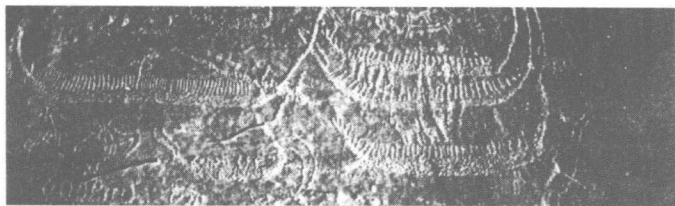


图2-4 沙漠船图岩画：图中有多艘大船，说明来到（或路经）此地的是一支庞大的船队

究。他在所著的《时间的检验（卷二）》一书中，提出了许多颇有独特见解的观点。概而论之，主要有如下几点：

——这是一支大型船队曾来到埃及沙漠的真实记录。岩画中共出现了12条大船。其中最大的船上，有着75人之多。有的画面上还有划桨的水手（甚至多达六七十人），可见其船队的规模庞大。

——岩画中的船只不仅体积庞大，形状亦较为特别，与古埃及生活中常见的船形并不相同，却与神庙壁画与碑刻中众神所乘坐的船只形状相似。其形状特征为：

（1）平底方船；

（2）船首与船尾高翘，呈动物头状，还有着与牛、羊或鹿角等相似的角状物；

（3）有的船上还可见有着方形的船帆。

——在一些岩画中体现的显然是“陆地行舟”的景象，即船员们拖曳着大船，在沙漠中艰难地跋涉。

——岩画中有二位船队首领，其中一位正作舞蹈状，很像是一位女性的“巫师”。首领的头上插着羽毛，而一些画面上的人物还拖着尾巴。这也许是明显有别于古埃及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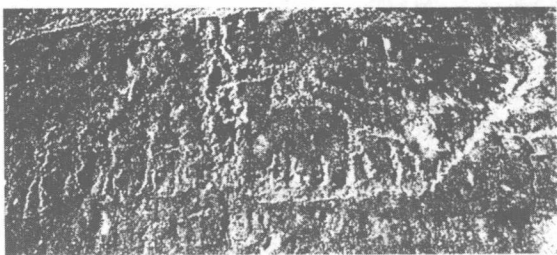


图2-5 沙漠船图岩画：

上图中大船似乎有一面方帆

中图与下图是船员在拖拉船只前行的场景。中图船上站着一头牛。上图与下图中船上人物似在作舞蹈状

人的外来“蛮夷”风格。

戴维·罗尔先生对船图岩画所作的研究与解读，使他得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结论。这些船图岩画所蕴含的内容，应是对曾在这里所发生过的历史场景的原始记录。

问题自然也随之而来。出现在这些沙漠岩画中的船队，与伊德富神庙铭文中关于荷露斯及其追随者越过重洋来到史前埃及的记载内容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或吻合？或者说，二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与渊源？也就是说，沙漠岩画中所刻画的船队是否就是曾经来到过史前埃及的荷露斯及其追随者们的那支庞大船队呢？

当初的那些刻画者也许正是为了将有关信息传递给后世，才刻意地在岩壁上刻画了当时发生过的真实历史场景，否则就无法解释荒寂的沙漠中为何会有这些与沙漠毫无关联的船图岩画存在。

由此看来，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完全有可能就隐含在船图画面之中。

首先，从船形看，有着三大显著的特征，亦即戴维·罗尔先生所归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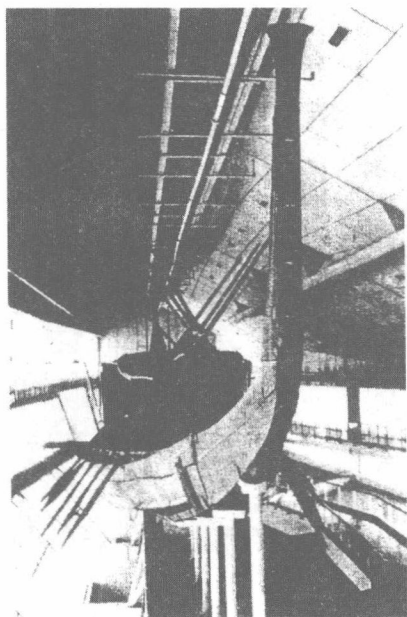


图3 基沙胡夫大金字塔前船坑内出土拼装后的古木船

三项：船首的有角动物头形，平底方舟以及方帆。而这三大特征正是区别于王朝时期航行在尼罗河上的木船或纸草船的重要标志。事实上，同时具有这三大特征船形的实物在埃及并未被发现过，即便是近代在基沙胡夫大金字塔脚下发掘出的古船，复原后的船形也不与船图中的船形完全相类（图3）。

与船图岩画相似的船形虽然并无实物遗存下来，但在埃及涅加达二期墓葬中出土的约5000年前的一件陶器上的陶画，倒是有着与沙漠船图岩画十分相似的特征（图4）。显而易见，陶画上的这条有着两头高翘、船首形如有角动物头状且又有着

一张方帆的平底方舟，与船图岩画中的船形倒是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而且陶画上的这条船，还有一个奇特之处：除了船首的有角动物头形外，其高翘的船尾上还“站立”着一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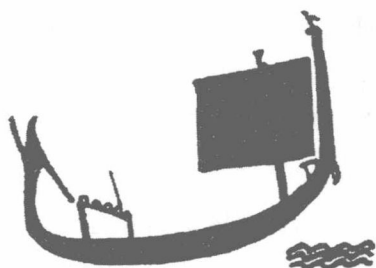


图4 有方帆，两端高翘，船首为有角的动物头状，船尾有立鸟在上的大黑船陶画，出土于约5000年前的古埃及涅伽达二期古遗址

这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在埃及神话中的太阳舟形象。太阳舟也是两头高翘的平底方舟，且有着动物头状的形象，而神话中的太阳舟在埃及有着两种形态。太阳神白天在天空

中运行时所乘坐的太阳舟为“鸟舟”，其象形图符的表述为“”，即以两头高翘的平底方舟上站有一只立鸟，以象征太阳舟的“鸟舟”形象；太阳神夜晚在地下运行时所乘坐的太阳舟则为“蛇舟”，其象形图符为“”，即船首的动物头状（《神秘的金字塔太阳船》）。但将太阳舟称为“蛇舟”似乎并不很确切，因船首的动物头状明显不像是蛇首。众所周知，蛇是不长角的。在埃及象形文字破译大家商博良的破译中，亦有着对“长角的毒蛇”的象形图符专称。但头上长角的毒蛇不可能仍是蛇，因为在象形文字中另有蛇的图符存在（图5）。为此，才需要以“有角的毒蛇”作有别于蛇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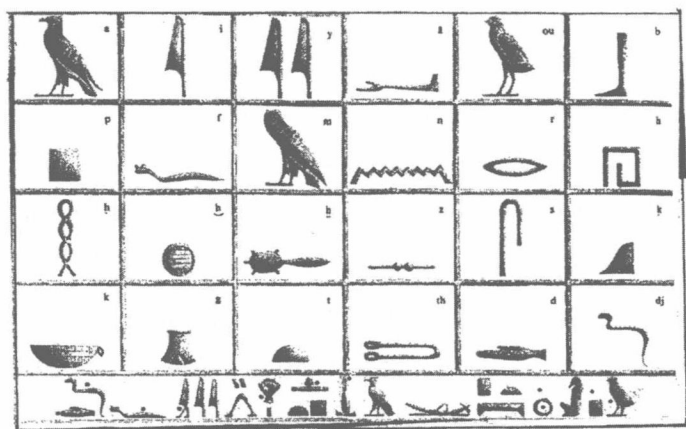


图5 古埃及象形图符文字字母表。图中“f”字符，即被称作“有角的毒蛇”，与“dj”的“蛇”字符有别。说明“有角之蛇”与“蛇”并不相同

独立图符。看来，陶画上的船所体现的是集“鸟舟”与“蛇舟”两种形态于一身的太阳舟形象。无论是“鸟舟”还是“蛇舟”，都同为太阳神乘坐的专用之舟，将“鸟”与“蛇”的形象一并

体现并不会影响到对“太阳舟”的象征与认定。

也许可以说，陶画上的船首，那个昂首向天大张着口的有角动物的头像，可以肯定不会是蛇头。与之相同的是，船图岩画上不是也有着这样大张着口的有角动物头吗？

岩画船图中船首的动物头并未高昂，那么这种头上长角且张着大嘴的动物究竟是什么动物？找到象征埃及太阳舟的动物原型及其出处，或许就可以为确定这些沙漠船图岩画中的船队，以及陶画中太阳舟的出处提供必要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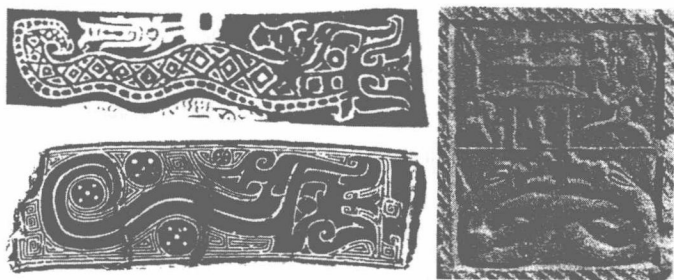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文化中的早期龙形。右图为汉石刻雕画，图中两条龙，古态尽现，与后世的“龙”形有较大的差异

应该说，这种头上有角且张着大嘴的动物，对熟悉中国文化的人而言不会感觉陌生，因为这种动物正是中国文化中的“龙”的形象（图6）（有

必要加以说明的是，图中的这些龙均无足无齿，这与后世的龙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关龙的创造秘密与随后的形象变异，以后将会作专门的阐述）。有着龙头装饰的船，似乎就应是中国的龙舟，而龙在神话中是神，是王权的体现与象征，故龙舟是唯有中国的天子帝王才可以乘坐的船。这与传说中埃及的神或作为神子的法老才有资格乘坐太阳舟的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龙舟的实物形态，现在也许只能在中国民间的端午节庆祝活动中见到（图7）（在一些中国旅游景点，也不乏供游客泛舟湖上的仿制龙舟）。但现在这些龙舟的造型，与古代帝王所乘坐的龙舟很可能不会完全相同，不过其高翘的龙首与龙尾以及平底的蛇形船身这些明显的传统特征，应该并无二致。因此，可以说中国龙舟的造型，与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蛇舟”、5000年前的陶画以及沙漠船图岩画中的船只的造型应该是极为相似的。

不过，埃及神话中的太阳舟似乎不仅只有“龙首”的“蛇舟”，同时还应有“鸟舟”。但在中国的古文献记载中，不仅没有“太阳舟”这个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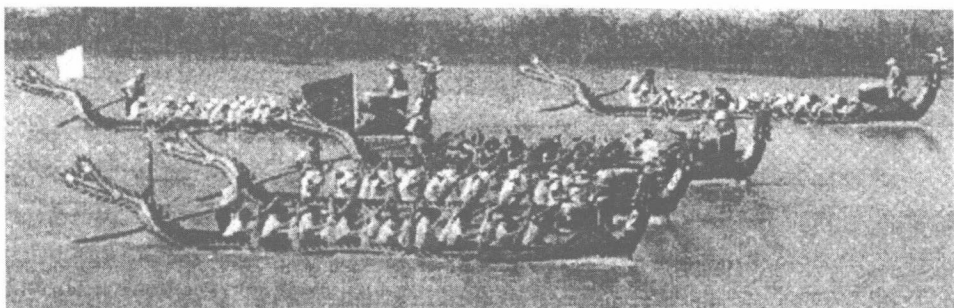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的龙舟

而且似乎也没有另一形态——“鸟舟”的相关存在记忆，那么，“鸟舟”在中国上古是否存在过？若存在过，是否也曾作为帝王的御用涉水工具呢？可以为上述疑问提供答案的，至少有两则文献依据。

（1）《拾遗记》中有少昊在船上“刻玉立鸟”（“刻玉为鸩，置于表端”）的记述。少昊并非造船或雕玉之工匠，而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帝王之一。因此少昊“刻玉立鸟”的木船，是否就是上古帝王所乘坐的“鸟舟”呢？虽然古籍中的记载并不明确，但问题是，为何要特意在古帝所乘坐的船上“刻玉立鸟”呢？有着“立鸟”的帝王之舟，若称之为“鸟舟”，大概并不牵强。若将“刻玉立鸟”的文字记载化作图画形象，与5000年前古埃及的那幅船尾有着立鸟的陶画，是不是有所相类呢？

（2）可以为上述文献依据作进一步的补充且更为明确的依据，则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古墓葬中出土的古文献《穆天子传》中的文字记载：“癸亥，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至于这位乘着鸟舟与龙舟的“天子”，是否就是被学者所认定的“周穆王”，我们以后再论）该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三点事实：

①“鸟舟”这个名词的明确表述，以及与“龙舟”并列，可见它在上古的确曾经存在，且与“龙舟”一样作为“天子”的御用涉水工具，应是明确无疑的。同时也可以填补上古“太阳舟”在中国历史中的失忆。在中国上古文化中，鸟也象征太阳，故“鸟舟”就是太阳舟。若非如此，则与“龙舟”并立，就无意义，也讲不通。